

告别薇安

安妮宝贝



那一刻他们共同站立在宿命的掌心
是两颗无知而安静的棋子
一盘被操纵的棋局
棋子是不该有任何怨言的

2008 新版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告别薇安
安妮宝贝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告别薇安/安妮宝贝著.—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
2008.1

ISBN 978-7-5302-0916-5

I.告… II.安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04925 号

告别薇安

GAOBIE WEIAN

安妮宝贝 著

*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北京时代新经典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新华书店经销
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850 × 1168 32 开本 8.75 印张 190 千字
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02-0916-5/I·883

定价: 28.00 元

质量投诉电话: 010-58572393

新版序

五本书在2008年1月一起出新版。不是作品集，也不是文集。是五本书的因缘，到了汇合的时日。里面的大部分书，都曾因为多次的再版，封面和版式一换再换。这一次它们将以互相统一的形式来出版。

第一本书出版时是2000年，开始写作，在1998年。敲落在键盘上的第一行字，第一个短篇小说，第一次随意信手署下女童式笔名，游戏人间的第一个自问自答。2008年，八本书。这些字在是非争议的喧嚣中行走，是孤僻而执意的旅人，有自己的目标所在。两边都不是家。

书一直在印。继续或者失踪，都不是紧要的事。那么多这样或那样的人，说这些字，这样或者那样，或试图把它评断成这样或者那样。热热闹闹，也都是无关的事情。这些字，微小自处，不过是偏僻山谷里幽蓝的一面湖，大雁也飞，燕子也过，风平浪静，从无留下痕迹。依旧不过是无用。

写了这些字，度过了十年。这是属于我的事情。其他的都不是。也无所谓是或者不是。这些字，被许多人阅读或议论，都不是存在。在被知会的瞬间，于暗中发出微光，如同只有在夜色里才能被发现

的萤火。这是它的生命。

这些字。对我来说，它们属于时间深处，黑暗本身。写在水面上。写在灰尘和光亮里。写在回声和沉默中。这些字。它们是一面镜子，映照人对春日，花鸟迁就。是一条道路，劈开大海，屏息前行，踏过之后，注定回头不是岸。它们在最起初，亦不过仅仅是一种纪念。为了写给自己。

新版的封面，分别选取唐草，波涛，青竹，山茶，流线的传统图案。白色，灰色，杏色作为底色。旧日各异的版本，都已过期作废。新的开始，重新描下选定的色彩，自在又坦然。一切继续，一切都无恙，似乎如同最初。

只有心知道，岁月不宽宏，青春转眼落根结果，不见了花影缭乱。浓烈黯然已成为过往。时间里剩下流云幽幽，青山深深。旅人依旧在行路。

只愿世间风景千般万般熙攘过后，字里行间，人我两忘，相对无言。

安妮宝贝

2008年1月8日 北京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|
| 1 | 告别薇安 |
| 21 | 七年 |
| 35 | 暖暖 |
| 51 | 最后约期 |
| 67 | 小镇生活 |
| 99 | 无处告别 |
| 113 | 下坠 |
| 125 | 午夜飞行 |
| 137 | 疼 |
| 143 | 杀 |
| 147 | 呼吸 |
| 159 | 空城 |
| 173 | 伤口 |
| 183 | 生命是幻觉 |
| 189 | 一个人的夜晚 |
| 197 | 如风 |
| 203 | 交换 |
| 207 | 七月与安生 |
| 239 | 烟火夜 |

告别薇安

他不知道她在哪里。

这样也好。也许她就会随时出现。这个游戏一开始就如此容易沉沦。他不知道是游戏本身，还是因为这仅仅是属于他和她之间的秘密。

他不记得是某月某日，在网上邂逅这个女孩。MIRC里她的名字排在一大串字母中。Vivian，应该是维维安。可是他叫她薇安。

也许是周六的凌晨两点。失眠的感觉就好像自杀。

他在听帕格尼尼的唱片。那个意大利小提琴演奏家。爱情的一幕。音乐像一根细细的丝线。缠绕着心脏，直到感觉缺氧苍白。他轻轻双击她的名字，Hi。然后在红色的小窗里看到她的回答，Hi。同样的简单和漫不经心。

他：不睡觉？

安：不睡觉。

他：帕格尼尼有时会谋杀我。

安：他只需要两根弦。另一根用来谋杀你的思想。

他：呵呵。

安：呵呵。

就这样开始。

聊了很久。中途他们休息三分钟，他去倒咖啡，站起来的时候撞倒一把椅子。然后又重新开始。对话原来和下棋一样，是需要对手的。势均力敌才能维持长久的趣味。他们继续时而晦涩时而简单的语言。天色发亮的时候，她说她得去睡觉。他们没有约再见的的时间。

他在卫生间里用冷水冲澡。探头去看镜子的时候，看到一张麻木不仁的脸。其实他害怕的只是被寂寞谋杀。没有对手。在现实的人群中，他的视线穿越过城市在楼群间的狭长天空。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。

每天早上他坐地铁去公司上班。在地铁车站买一杯热咖啡。然后在等车的间隙把它喝完。从地下走到地面的时候，他总是习惯性地微微眯起眼睛。明亮的阳光像生活一样让人感觉局促。大街上到处是尘土和物质的气息。

他：我是个喜欢阴暗的人。

安：我知道，就好像我知道你肯定是喜欢穿棉布衬衣的男人。你平时用蓝格子的手绢。你只穿系带的皮鞋，从不穿白袜子。你不用电动剃须刀。你用青草味道的香水。你会把咖啡当水一样的喝。但是你肯定很瘦。

他：还有一点你肯定不知道。

安：？

他：？

走出地铁车站以后，他要经过大街中心的一个广场。那里有大片的樱花树林。是他眼中的这个城市最温情的地方。走进公司所在

的大厦，在等电梯的时候，他会低下头，轻轻呼吸残留在肩上的花朵清香。衣服上常常黏着细小的粉色花瓣。他把它们摘下来咀嚼。

那一天，也是在电梯里，乔对他说，它们有味道吗？她是他的同事，不在同一个部门。他面无表情地看着她。他说，也许和你的嘴唇一样。乔微微吃惊地睁大眼睛。然后她笑了。

这个女孩喜欢喝冰水。喜欢的装束是白棉布裙子，光脚穿球鞋。头发很长。有漆黑明亮的眼睛。不化妆。十二岁的时候暗恋她班上的英俊男生。高中时最喜欢的男人是海明威。

安：你知道海明威是怎么死的吗？

他：不知道。

安：他把猎枪塞进自己的嘴巴，一扣扳机……

他：嗯。

安：然后他整个头盖骨都被掀飞。

他：很惨烈。

安：不是惨烈。

安：仅仅是他喜欢的方式而已。

他：你喜欢他的方式？

安：呵呵。

安：是的。我常常想，人应该如何决绝地处理自己。

安：可是生活已经把我们折磨得半死不活。

他不是太确定会有这样的女孩存在。他是在网上认识她的。他没有见过她的样子。在现实的生活里，似乎并没有这样有趣的女孩。

她的想法有时使他怀疑她是个男人。可是她是可爱的。她有她自己的谈话方式。他同样喜欢。

那个深夜又与薇安在网上相遇。他说，出来见一面好吗，我们去哈根达斯。她曾告诉他她喜欢吃冰激凌。她说，是南京路上的伊势丹吗，那里有一家。他说随你挑吧。

他一直相信她和他同一个城市。在聊天的时候，她有很好的情趣和他谈论Kenzo的新款香水。她告诉他，她喜欢上海的地铁。在站台上等候的时候，她常常有一种欲望。想很突然地跳下去，然后在地铁呼啸而来的时候，再奋力爬上台阶。她说，她喜欢这种隐藏着恐惧和绝望的幻想。

你喜欢看海吗。她说。大海是地球最清澈温暖的一颗眼泪。他在那里笑她。但是上海只有一条脏脏的黄浦江。

他很清楚她不会轻易答应出来和他见面。有一度时间，上海的网民习惯这种聚会。十多个人一起出去喝酒，打保龄。男人比较多一些。当然他也曾和女孩约会。网络是接近陌生人的最安全方式。他和近二十个网上认识的女孩见过面。有些一起吃顿饭就散了，再也没有见过下一次。也有例外的。比如他的前度女友蕾丝，就是他见过的上网女孩里面最漂亮的一个。

这段轻率的恋情持续了六个月。那是一种猎手般迅速的好奇心和征服欲望，后来感觉到它的残酷。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像一个暴食的人，有了一个空虚的胃。

他只是这样地问她。没有抱任何期望。

聊天也是好的。光着脚盘坐在大藤椅上。有时会拿一块蓝色的

碎花毛毯盖在肩头和膝盖上。中途的时候会再去煮一壶咖啡。常常会因为腿麻又恍然地碰翻什么东西。快凌晨的时候，他们下网。照例数到一至三，然后一起键入Quit，这是他需要分享的温暖的一刻。这种感觉使他沉沦。可是他相信自己是清醒的。清醒地投入网络的虚拟和情缘的迷离之中。

他开始想念她。下班的时候，在地铁车站上，想着深夜对谈时一些可爱的细节。她的邪气慧黠的腔调。那些晦涩简单的语句。他未曾遇见过这样冰雪般凛冽的女孩。

有一次，他们在网上谈到爱情。

安：还记得第一次和女孩做爱的情形吗。

他：记得。

安：印象最深的是——

他：她眼中的泪水，流到我的手指上，很温暖。

安：你的手指从此失去了贞洁。

他：呵呵。

安：呵呵。

他：为什么要问这个。

安：想知道你的心里是否还有爱情。

他：也许还残余着百分之十。我感觉它即将腐烂。

安：不相信爱情的人，会比平常的人容易不快乐。

他：你呢。

安：有时候我的心是满的。有时候是空的。

他挤在下班的人潮中，涌进地铁车厢。微微的晃动中，车厢里苍白的灯光照亮黑暗的隧道。他四处观望了一下。突然感觉她也许就在他的身边。是陌生人群中的任意一个。车厢里的年轻女孩，很多是 Office 小姐。一律的套装和精致的妆容。但是他感觉她不会是这样一类。她在网上似乎是无业游民。无所事事的散淡样子，而且常常深夜出现。

他想如果她在这里，她会辨认出他。一个固守自己生活方式的男人。穿棉布衬衣和系带翻绒皮鞋。平头。用草香味的古龙水。也许她正在暗处发笑。但是她不会上来对他说你好。她只是暗暗发笑。

因为开始留心，他才注意到那个女孩的存在。

每天早上，她都和他在同一个站台上，等不同方向的一班地铁。短短的一段时间里，她在那里和他一样的神情冷淡，带一点点慵懒。她穿宽大的洗旧的牛仔褲和黑色 T 恤。瘦瘦的手腕上套一大串暗色的银镯。头发漆黑浓郁。光脚穿绕着细细带子的麻编凉鞋。她喜欢斜挎一个大大的背包。有时从那里扯出一副耳机，塞着耳朵。听音乐的时候，她的脸色显得更加的疏离和冷漠。他一直想知道，她听的是不是帕格尼尼。

有时候，他想他应该突然地走上去，对她说，薇安，喝杯咖啡吧。如果是她，她会邪气而天真地抬起头看他，用她惯有的似乎不怀好意的笑容。如果不是她，那么她会扭过脸去。可是，他想留出多一点的时间看她。悠闲而笃定的。这个游戏他可以控制结局。

周末的时候，公司去酒吧聚会。乔走过来请他跳舞。乔说，还

记得我的嘴唇吗。她侧着脸在阴影中对他微笑。他抱住她的时候，发现她已经醉了。John走过来拉住乔的手臂，你醉了，我送你回家。公司里的同事都知道John对乔的暗恋。虽然乔有一个在英国工作的摄影师男友。

乔推开John的手。她的蔷薇般酡然的脸颊伏在他的肩上。她睁着明亮的眼睛看他。林，和我跳舞。他看了看身边尴尬的John。他把她拖出了酒吧。

已经是午夜。在狭小的公寓电梯里，她再次仰起脸问他是否还记得她的嘴唇。他面无表情地看着她。然后突然地把她推倒在电梯门上。他粗暴地亲吻她。她轻声地说，我很久没有做爱。他去英国已经两年。我没有和任何男人做爱。她唇上的口红开始颓败，像黑暗中烧灼着的花瓣，无法自控。

他不记得和她做了几次，最后在一种恍惚的状态中陷入沉睡。在她的抚摸中他清醒过来。他再次地要她。她脸上扭曲着痛苦的表情，低声哀求他。他把她的长发拉起来。告诉我，你不会爱上我。他听到自己麻木的声音。

她在羞耻和快乐中，仰起如花般盛开的脸。我不会带给你任何麻烦。林。你是自由的。她的眼泪从眼角滑落。他的手指轻轻地颤动了一下。黑暗中眼泪的温度超出了他的记忆。

黄昏的地铁站发生一起事故。

地铁呼啸而来的时候，一个中年男人突然飞身跃向轨道。紧急

的刹车声和尖叫在空气中凝滞。他夹在混乱的人群中，看了看出事的位置。鲜红的血迹呈喷射状。他看到一只苍白的手轻轻地摊开在那里。什么也没有抓住。

他挤出人群的时候，看到那个黑衣女孩，她的耳朵上塞着耳机。远远地站在那里。若无其事的样子。他走向出口通道。他突然觉得胃里有空虚的烧灼感。通道口涌进来的阳光使他睁不开眼睛。他再次回转身去。深夜的时候，他和薇安刚刚讨论过生命的末日。他也许永远都不会见到她。

他看到那个女孩走过来。他平静地等着她走到他的身边。然后他说，薇安，喝杯咖啡吧。

女孩那天穿的是一件黑色的高领无袖的棉T恤。手腕上一大串银镯发出清脆的撞击声音。眼角涂着银白的亮粉。是这个夏天女孩最In的化妆。她的左眼角下面有一颗浅褐色的眼泪痣。

她抬起脸看他。她没有笑。可是我的名字是 Vivian。她说。她的声音是有些沙的。寂静的感觉。

他带她去了他每天早上买咖啡的店铺。Happy Cafe，他问她，你喜欢喝哪一种咖啡。她说，Cappuccino。而他的口味是意大利的Espresso。他不介意这个小小的差别。

他说，那个男人肯定是死了。女孩淡淡地用手指抚摸着盛咖啡的白瓷杯子。死亡是很平常的事情。也许他刚失业。也许他面临离婚。也许他上当受骗。也许他仅仅是厌倦。女孩把她的耳机放回包里。她说，如果他挨过那一刻，他就可以喝杯香浓的咖啡。

Vivian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平面设计。他们有一些随意的约会。常常就是在 Happy Cafe。

她称他为咖啡男人。因为他的生活不能缺少这种沉郁苦涩的液体。他终于搞清楚她听的音乐。不是帕格尼尼。而是 Ban 的低音萨克斯风。

她是个独特的女孩。脸上惯有那种淡漠的表情。陪着他喝咖啡的时候，她的话非常少。

有时他把自己的手覆盖在她的手指上。他轻轻地抚摸她指尖的那部分肌肤。她就抬起眼睛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

他带她去哈根达斯。带她去真锅，那家华亭路上的日本咖啡店。带她去 Timepassage。所有他曾在网上对薇安聊到过的地方。阴暗的光线下，他看着她眼角闪烁的那颗褐色泪痣。他不想轻易地亲吻她。她坚持他得叫她 Vivian。

她说，我不想做你想象中的那个人。你其实是个非常自私的男人。你知道吗。

也许。他想。自私的男人才会二十九年如一日地穿棉布衬衣和系带翻绒皮鞋。Kenzo 的青草味香水一买就150毫升。他习惯了自己的感觉。而身边的这个世界远远不符合他的梦想。

他在网上又遇见薇安。他想起地铁女孩的洁白手指，轻轻地放在咖啡杯子上的样子。

他：如果明天就是末日，你会和我见面吗。

安：不会。

他：为什么。

安：感觉我们也许每天都在擦肩而过。或许一生都不会谋面。

安：让世界保持它一些神秘的方式。而且成人的游戏我们需要规则。

每周他去乔的公寓一两次，如果乔打他电话。

乔很清楚他们的现状。在她的男友从英国回来之前，他们是彼此寂寞和欲望的填充。当然，他们也随时可以分开。她给他做晚饭。有时半夜醒过来，看到身边这个熟睡中的男人。他的脸是英俊的。平时的冷漠表情在睡眠中显得温情。像一个天真的孩子。男人在吃饭和睡觉的时候，是可爱的瞬间，回复他们人性中甜美脆弱的一面。她轻轻地抚摸他。她知道他们的身体痴缠太久，所以灵魂越走越远。

又或许，她根本始终都未曾掌握过他的灵魂。

她记得他在电梯门口咀嚼着樱花花瓣的样子。他的身上散发淡而流离的花香。他的眼睛显得忧郁。当一个女孩觉得她不太容易了解那个男人的时候，她会爱他。乔也一样。乔发现自己已无法选择坚强。

试着问他，如果有孩子了……乔小心地看着他的眼睛。他的眼睛是冷漠的。

他说，你自己要小心。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。

可是。乔软弱地抚摸着手指。如果有了呢。

他一动不动地看着她。他说，不要给我找麻烦，请你记住。

Vivian。他轻声地叫她。看着她侧过脸来疑问的温柔的表情。在地铁空旷的站台上，地铁呼啸的声音远远地消失。他相信这是她和他玩的一个游戏。只是现在这个游戏里处于控制地位的角色开始转

变。如果她承认她是薇安。那么她就是。如果她不承认。那么她至少是 Vivian。

在深夜的聊天里，他对着一个显示器，听到自己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击的声音，孤独的声音。就好像血液在脉管里翻涌。她的语言一句句地出现，一句句地消失。随时都是末日。

再见的时候他们开始有晚安吻。她打上一个*号。在他感冒的时候，在他对她说他觉得有些冷的时候。她说，好好睡觉，乖。然后随着 Quit 的键入，一切终止。

Vivian是他触手可及的女孩。至少他有一部分幻想在她的身上。爱情也不过就是如此的幻觉。使他暂时忘记自己在乔身上的欲望。那些无耻的冰冷的欲望。

他说我想告诉你 Cappuccino 的制作方法：将深烘焙的咖啡倒入杯子，加上砂糖和一大勺鲜奶油，再撒些柠檬片。柳橙片也可以。然后是肉桂。

Vivian笑了。你可以去 Cafe 打工。如此专业。

他说，我大学毕业时，最想做的工作是在酒吧调酒和煮咖啡。夜色沉寂而迷乱。是他喜欢的时段。漂亮女孩独自坐在吧台的一角抽烟。咖啡的浓香与烟草和香水交织。唱片放着谋杀人思想的帕格尼尼。无止境的感觉。可以深陷。然后白天睡觉。与日光之下的世界隔绝。可是现实不容许他过如此散淡的生活。他每天都顶着阳光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穿行。

我是个喜欢阴暗的男人。他说。他轻轻地在阳光下眯起眼睛。